

7	1
3	6
6	

漢詔疏

二

漢詔疏

卷之一



武帝

養老詔

建元元年四月

明 閩中陳衍選評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

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為復子若孫令得身

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有此弘慈方成得雄才大略

脩山川祠詔建元元年五月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絕妙古詩  
潤字甚甚  
與甚

後漢世祖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潤字于此有本而語意尤妙

策賢良文學制建元元年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

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正，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風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賢良詔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

機密體悉  
令人興感

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夷海外

蕭脊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蕭脊來賀即謂此北發渠按臣瓚曰孔子三

對也禹貢蕭脊在雍州西北渠按在朔方氏羗

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林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虘何施而臻此與今朕

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

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

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

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

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賜嚴助詔 元光初年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慮勞侍從之事懷故

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漢時綜核吏治雖以文學侍從之臣出守

不少假借如此武帝封禪征伐連歲不息

而天下晏然當由吏治修也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元光六年春

漢書 卷之二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  
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人將吏新會上  
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  
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  
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  
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  
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  
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  
者

赦天下與民更始詔

元朔元年三月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  
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  
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二年以前皆勿聽治

議不舉賢者罪詔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  
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  
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

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邦  
 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  
 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  
 不舉者罪

益封衛青詔

元朔二年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  
 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  
 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  
 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  
 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  
 戶

赦天下詔

元朔三年三月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

內長文古本作而肆赦。宋祀與日郊而肆赦。肆大也。

封北征將校詔

元朔元年

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窳渾、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

官號人名已成文章

遣謁者巡行天下詔

元狩元年四月



漢書卷之二十一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但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卽賜。無贅聚。

隴西功益封霍去病詔

元狩二年春

票騎將軍率戎士隄烏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驚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渾邪王降。益封霍去病

元狩二年秋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  
眾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  
誅獍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  
士不離傷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  
塞度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

議后土祀 元狩二年

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冷馬

代右北平功益封霍去病詔 元狩四年

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 服虔曰葷音熏

葷允熏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 章渠單于之近臣也

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 師古

曰山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名也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

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

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

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

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佷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劇王伊卽軒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卽軒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左度長。

逐筆敘下備詳略頓挫之勢

遣博士循行天下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度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

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得寶鼎 元狩六年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報鼎曷為出哉

封子南君嘉詔

元鼎四年十一月

似銘似賦又似三篇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孳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妙在信手無鍊句之勞

丁酉拜况于郊詔

元鼎五年十月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雕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馬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脩天文檀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齊戒丁酉拜况于郊

師古曰况賜也辛夜

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况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

責楊僕勅書

元鼎六年

起手却衝  
突以下洋  
洋灑灑而  
脉不廢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此弊直相傳至

此項在今為常事可見漢時吏治之嚴

藏宛縛于質直之中

加增太室祠詔

元狩元年正月

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麋。見夏后啓母石。翌

迂、得、不、俗、

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  
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  
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  
祠、復亡所與、

行邊詔

元封元年十月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  
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  
時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

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  
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為

甘泉宮產芝赦天下詔

元封二年六月

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  
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祠靈星詔

元封三年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赦所幸縣詔

元封三年四月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見天

便擬矣

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天<sub>大</sub>早察舉茂才異等詔

元封五年四月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sub>○帝○王○心○眼○</sub>蹏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篇甚短而悠揚浩渺如有千言

報石慶詔

元封五年

問民疾苦  
是套語有  
百年二字  
便自警拔

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sub>○幽○穆○</sub>乃者封泰山皇天嘉貺神物竝見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

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詔兒寬

元封七年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

兩何字安頓得妙，後人有此變換無此陡。

健

封李廣利詔

太初四年

匈奴爲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于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詔路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漢書 卷之二  
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

音響未歇

詔李陵

天漢二年

麗語妙得  
虛字餘旋

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報齊人延年詔

太始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

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麟趾裏蹠詔

太始二年三月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協瑞馬因以班賜諸侯王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

征和二年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以急就生奇

罷屯田輪臺詔

征和四年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

承接法古甚

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封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

三〇句若無粘着其實〇貫串

斷續不測

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不、耐、飢、渴、也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

是生悔根本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燹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敘法極古極厚其鬪筭處初不經意而脉

絡自然想嘆古人筆力之高筆陣之妙  
報丞相車千秋詔 征和四年

却是當日  
真情武帝  
原不是粗  
心人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  
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  
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  
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  
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  
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蠱頗脫不止

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  
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  
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罷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  
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  
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碎難則守屯田通于  
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  
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

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報胡建詔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建時守軍正丞監軍御史某為奸建斬以狗以疏自白帝報之

章法藻縟姿態淹伊

詔關都尉

天漢二年十一月

古、今、釀、亂、之、本今豪杰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震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

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少安之貌

也難

先時廣以罪贖為庶人夜行為灞陵尉困辱至是起廣右北平太守廣請灞陵尉與俱至軍斬之自陳謝帝報之如此他日張敞殺絮舜宣帝仍拜敞冀州刺史事情與此相類漢時君臣相得千載而下尚代為感泣

改元元封詔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昏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賜燕王旦策

鳴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鳴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畔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毋廢乃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一時賜諸王策皆摹古可厭此首還自健利文章師古便妙摹古便醜

昭帝

罷止出馬詔

始元六年

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詔蘇武

武奉一太罕謁武帝園廟

武之往由武帝遣之故以其歸也詔之園廟報命見一時君臣鄭重標致之意

蘇子卿常惠皆美名千古當時有馬宏者亦沒虜中不降與武同歸世人獨不之知可見忠臣義士其聲施顯晦亦有數存

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菽粟當賦詔、始元元年秋、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封張安世詔

元鳳六年十一月

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賜燕王爾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懇蓄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佗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宣帝

大封策立功臣詔

本始元年正月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

侯明友、前將軍龍維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大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譚、堂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爲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爲營平侯，大司農延年爲陽城侯，少府樂成爲爰氏侯，光祿大夫遷爲平丘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畸、光祿大夫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

唐以後官號地名姓氏迥無此等古意矣

議孝武皇帝廟樂詔 本始二年十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唯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方人題便住法占

損減員役歸就農業詔 本始四年正月

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

業

地震詔 本始四年三月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假貧民池籩公田罷郡國宮館詔 地節三年九月

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勁直得妙

除親屬首匿罪詔

地節四年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譚云秦法餘毒至此湔除始盡

擢黃霸為潁川太守詔

元康初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事體標異文遂鮮明

帝嘗以尹翁歸廉吏。賜其子黃金百觔。奉其祭祀。與此皆為特典。足令循良方潔。人不落莫。

察吏詔 元康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人言宣帝綜核若此，等綜核豈可少

封海昏侯賀詔 元康三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經○子○與○語○ 師古曰 粲明也殊絕也，當明于仁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封御史大夫丙吉等詔 元康三年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

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侍  
 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  
 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  
 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  
 報之。

禁捕禽鳥詔

元康三年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  
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  
 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譚云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

飛鳥應之如此符瑞何害于治也

改元神爵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  
 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  
 于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函亦舍也銅池承露也九真獻奇獸南  
 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  
 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  
 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

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賜趙充國璽書

神爵元年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羗羗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

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

當時實將  
帥言如此  
宛至如此

稠疊却又  
斟酌不糊  
塗不苟且

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伙飛、射士  
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  
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報趙充國

神爵元年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可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

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  
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  
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是家人父子料理田園、商略非如後來一  
味掣肘

神光詔

神爵四年二月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脩興泰、一五  
帝後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翽  
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文

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宣帝樞機周密獨有祥瑞癡癖

除禁嫁娶不得相賀詔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

苛政

譚云以此為苛政妙妙

單于稱臣詔

五鳳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竝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內大乖亂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



衆五萬餘衆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第奉珍朝賀  
 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  
 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煌齋宮十有餘  
 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  
 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  
 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德懼不能任  
 屢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  
 怠公卿大夫其勗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

獨高年帛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  
 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益吏百石以下俸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  
 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淳如

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只數言可當子瞻策別中一二葉矣

舉孝弟詔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差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課獄吏殿最詔

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刑者不可

息師古曰息謂生長也言刑肘臄割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為息耳此先帝之

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

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

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

屬縣也爵其身之官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爵也里所居邑里也

赦天下詔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舉文學詔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察計簿詔

黃龍元年二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奸為

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要調燮陰陽無暇及此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天下初定不得不尚寬大天下久安不得

不尚綜覈

元帝

賜諸葛豐書

初元初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

議律令詔

初元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急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多此句妙叮嚀告戒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罷止宮館繕治詔

初元初九月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舉直言詔

初元二年三月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

漢書 卷之二  
三十一  
敗獠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數歲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憫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無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報貢禹詔

初元二年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真率款曲帑上如有聲氣

議廟詔

永光元年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焉他皆如舊制。

條責于定國詔

永光元年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  
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  
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

文章委折不難委折得自然無有綿纏斷

續痕迹得不歎想古人

日食詔

永光二年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  
未燭其咎婁勅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  
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  
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  
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迺壬戌日有食之天  
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賜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羗虜依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

漢文如此類，直是口語信筆，文氣之大者，莫過此章法之高者，莫過此。

時隴西羗反奉世請以四萬人擊之廷議與一萬二千往果為羗所敗于是益大發師以任千秋為奮武將軍助馬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賜璽書勞讓奉世卒成功而還

漢世馮氏一門最多忠義然皆不食報奉世有功為蕭望之所阻野王有行能為石顯王鳳所抑婕妤當熊為王太后所陷叅有賢行以婕妤同產坐死衍知推奉光武復坎壈終身豈其先有陰慝邪何多不幸若此

以張譚為御史大夫詔 竟寧元年三月

剛彊堅固妙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是官張譚詔却以野王充宗先說起格創而辭旨亦復劭令

賜東平思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  
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  
首莫太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  
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  
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  
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  
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  
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  
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  
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  
慎疾自愛

徵拜周堪詔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  
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愛國之  
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  
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脩深惟其故而反掩昧  
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

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  
 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  
 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  
 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  
 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  
 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恤民詔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應、未得其人、元元失  
 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  
 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  
 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  
 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  
 為夏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北假田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  
 凡三、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  
 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第者力田三。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

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

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令從

官給事官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通籍。古師

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宮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事。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 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詔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

怒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惓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譽靡有後言。

### 封蕭望之詔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

### 求直言詔

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

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罷園陵縣邑詔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議、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民亦勞止、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民知之、

舉明陰陽災異詔

玄遠

蓋開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

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成帝

報張禹詔

建始元年

朕以幼年執政萬幾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匡衡詔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方下有司聞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聞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

復東平王削縣詔

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

故作感動語

漢書 卷之二  
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聞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日食地震詔

建始中十二月

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得謫見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

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改元河平詔

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改元爲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卒治河者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一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觔。

屯氏河決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堤成

約省律令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  
 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  
 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  
 附之稍增律條也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  
 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  
 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  
 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

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報許后詔

河平陽朔中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  
 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謂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  
 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  
 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  
 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又安獲齊趙七國之  
 難將相大臣裒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

此意本于  
杜欽谷永  
之疏欽永  
為王氏計  
欲令帝不  
備王氏而  
備後宮帝  
不之悟也

陸宣城之謀若乃徒步豪杰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後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



解語似詆  
其實正理

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  
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  
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  
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  
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食東井轉旋  
且索與旣無異己猶戌也亥猶水也明陰盛咎在  
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  
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雝雝祖己曰惟先  
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  
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  
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  
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  
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  
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

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嬪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愛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讎、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

毋忽

讀之可治爛熟粗重挑撻三種病

詔舉可充博士者

陽朔二年九月

講得開係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

新語

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

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天下所輕、

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

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使卓然可觀

文已足却添一句使卓然可觀便無限精  
采政是古人難及處若勉強蛇足不知幾  
許俗幾許劣矣作文之妙有難于言者此  
等是也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  
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  
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

及故陵勿徙吏民、今天下母有動搖之心、

龍見日蝕詔

永始二年春

乃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  
師古曰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  
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

贍恤貧民詔

永始二年春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  
官振贍者、已賜直、師古曰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其百萬以上  
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

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如此句法。章法當時亦不須鍛鍊。正使後世遠不可及。

禁車服奢僭詔

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

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駕娶。塋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以漸禁之。詳細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漸字妙得  
立法之情  
行法之道

遣使循行郡國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

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  
逼、切、感、人。  
 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  
 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  
 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哀帝

節制謹度詔

節制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  
 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

諸令一時  
 未必遵行  
 亦可為後  
 王法

田宅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  
 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  
 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  
 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  
 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  
 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  
 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  
 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輪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  
 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

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綏和係成帝末年，年號此是哀帝初即位。

未改元詔

策免師丹詔 建平元年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

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寢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

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  
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  
懷諛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非所  
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  
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  
印綬罷歸、

報平當

建平三年

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  
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  
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  
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策免孔光詔

建平末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  
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旣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  
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  
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  
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  
焉、陰陽錯繆、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

式微景况  
世不之人

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奸軌  
放縱盜賊竝起或攻宮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  
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羣卿大夫咸愴哉  
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  
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  
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  
印信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  
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

讀公卿大夫咸愴哉莫以為意使人黯然而  
悲感自古運祚寢衰朝廷之上必有一段

昏曠醉夢光景雖有賢者處其間亦終為  
俱焚之玉石無可奈何而已蓋實氣數使  
之也嗟夫

平帝詔不選者為帝少賊莽當國語多飾  
詐不足備觀也



漢詔疏

卷之二終

指不次前贈也

于帝詔不數次於帝中頗得當因得之

亦亦與矣

外焚去王亦無可奈何而己蓋實其地

其亦與矣

